

民間文藝叢書

太行山的游擊戰

嘯竹作



北新書局印行

民間文藝叢書

太行山的游擊戰

每冊定價二千元

主編者 趙景深
作者 嘯

出版者 上海淮海中路四明里六號
北新書局
代表人 李小明

印刷者 大新印刷廠
發行通聯書店
上海西藏北路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

分發行處 北京北新書局
開封

1952年2月初版

1—1500冊

序

嘯竹所作太行山的游擊戰寫的是抗日期間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松雲鄉一帶的太行山上的游擊隊是怎樣成長和壯大起來的。

太行山是挺立在河北平原與山西交界處的一座大山。抗日期間，在這綿延數百里的山林叢中，經常出沒着我們英勇的游擊健兒，使日寇屢受重創，例子不勝枚舉。這裏面所寫的，不過是許多游擊戰中一個比較典型、有趣的故事。

故事開頭以鐵牛家中的遭遇——蕭老爹娘之死來反映農民的硬骨頭，以及鬼子、漢奸、惡霸、地主等的殘暴罪行。其次則以游擊隊怎樣緊緊聯系羣衆、教育羣衆、拯救羣衆來襯托松雲鄉一帶的太行山上負責領導游擊戰的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王德彪同志的沉着、熱情、機智、果敢。他的一言一行都在關心着羣衆，表現了偉大崇高的英雄品質。此外，他更善於掌握游擊戰術的本質，運用智慧，以少勝多，出其不意，使鬼子陷入圈套，失魂喪胆，無一漏網；而游擊隊本身，却避免了無謂的犧牲。最後，故事中點明羣衆的覺悟性普遍提高了，大家都受了黨

的偉大精神的感召，一些青年小伙子並因而志願地加入了游擊隊。

總的說來，這本故事主題思想在於表明黨在領導羣衆鬥爭中的重要性。倘若松雲鄉沒有黨的領導，一切就都要呈現無組織的現象；對敵人進行戰鬥，將不會發生出偉大的力量來！

作者是大學畢業生，曾親身參加革命工作。這本故事也許還是他的處女作，但却寫得很是生動、活潑，極富於故事性。

一九五一年九月，趙景深。

太行山的游擊戰

一

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氣候非常寒冷；在日寇時常侵擾下的太行山附近的蕭村是這樣地荒涼：時間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了，路上還沒有什麼行人；只有那光禿禿的枯樹枝桠在東北風中發出瞿瞿的怪響。

灰白色的雲兒散亂在天空，大地上蓋滿了厚厚的一層白雪。在一片茫茫的霧氣中，隱約可以看到這個地帶崗巒起伏、奇峯插天，許多高大的樹木一叢叢地分佈着，到處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

一條彎彎曲曲的山路上，很少行人的足跡，祇有一個日本軍官，肩上披着黃呢大衣，手裏拿了一支細長的指揮刀，搖搖擺擺地走着。望去大約三十多歲，瘦小的個子，淡黃色的面皮，滿臉酒刺，嘴旁留着八字鬍鬚，後面跟着三個衛兵，腰間都掛着手槍和刺刀。

這個軍官是附近松雲鎮日本駐兵中的小隊長，名叫岡垣三郎。他們走了一陣，左旁現出一條到蕭村去的岔路。岡垣對兩旁望了望，刀尖向左一指，大家都朝着這個方向走去，一會兒來到蕭村某家大門口，嘖嘖！幾個衛兵用手使勁地拍着門。

這家家主姓蕭名漢鼎，老夫婦倆都有五十多歲了，生下兩兒一女。大兒蕭天民已經娶了汪氏媳婦。第二個孩子今年二十歲了，名叫鐵牛，是個精明強幹的小伙子。幼時在本村私塾裏念書，因不受老師的約束被斥退，以後便轉入松雲鎮小學。剛好畢業那年，鬼子佔領了這個小鎮，鐵牛被抓去搬送子彈，經過半個多月的折磨才回到家鄉。

此後，他由於看不慣鬼子的殘暴，便暗暗地加入了太行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上級交給他的主要任務是打探敵情，以便集中火力消滅敵人。他暗暗與山上聯系，但爲了避免家庭受累，不願聲張出去，白天時常在崗那邊六里多路的地裏，幫助哥哥和爹爹，耕種着自家僅有的三畝地，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這天鬼子敲門的時候，天民和爹爹都在地裏工作，鐵牛也因有緊急任務到隣村去了，祇剩下老娘和閨女、媳婦在家。

「膨！膨！膨……」的聲音打得很緊，大娘溜到大門邊，從縫裏一瞧，吃了一驚，連忙回到屋裏，鑽進炕床底下，掀起一個圓形的泥土蓋子，下面現出一個大黑洞，洞裏橫着一條木棍，棍上綁着響鈴，鈴下繫着鐵絲。

大娘先叫女兒和汪氏扶着木棍躲了下去，然後把鐵絲拉了一陣，相隔不到廿秒鐘，便聽到手邊的鈴子也噹噹、噹噹地響起來。她很快把泥蓋蓋上，使它和地面一樣平，再加上一些煤灰，把泥縫填上，就一點也顯不出來了。

這時，外面打門的聲音越來越緊了；並且還嗚哇地叫個不停。大娘喘了喘氣，索性倒在床上，把被蒙頭裝睡着，死也不開門！

鬼子敲了一陣，不見有人出來，可氣急啦！「砰！砰！」向門裏打了兩槍，接着一起用力撞起來，門栓被撞斷了，進入院裏到處亂闖。找到大娘臥房，掀開被子，岡垣三郎鬍子朝上一掀，眉毛一揚，高聲罵道：

「八個牙路……花姑娘……」

大娘裝着不懂他的話，把頭亂搖，這惱怒了岡垣，他把手一揮，早有衛兵上前，唰啦一聲就是一個耳光，打得她火星直冒，索性大喊：

「鬼子打人了！」

岡垣帶領幾個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踏步往後面屋裏走去，幾間臥房都被搜遍了，看不見一個人影，因此，怒氣沖沖地回轉來，一個個拔出刺刀，正欲下手砍大娘，却不料炕下撲撲幾聲響，一連跳出八位游擊戰士。爲首的一位灰布頭巾緊繫着前額，長方形的面孔，高高的個子，腰間束着皮帶，手拿盒子槍，雙目炯炯，率領衆英雄直奔鬼子而來。



炕下這個大洞是一條地道，可以通達太行山頂，是太行山其他山頭的大夥游擊隊爲了幫助這兒的游擊隊，利用一部份天然山洞挖掘而成。上面已經說過，打探敵情是由鐵牛負着主要責任的，他已事先和山上聯系好了，用一條長鐵絲穿過地道，兩頭拴有鈴響。如有少數敵人在附近出現時，立即拉鈴通報，山上聽到了，給一相同的回響，表示準備出擊的意思。

蕭村附近的太行山上，這時共有游擊隊員二十餘人，是由隣近各地的義勇兒女組合而成的。隊長王德彪同志，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沉着、勇敢，剛才說在地道裏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他。

他所領導的每一位戰士，爲着消滅敵人，挽救當時中華民族垂危的處境，都是慷慨激昂，不惜犧牲頭顱，肝腦塗地！因此，他們自己的生活過得非常艱苦，由敵人那邊得來的糧食有時還暗自送一部份給附近的村民充飢。這兒的老百姓們，也都具有同仇敵愾的心情，大夥兒處得好像一家人，有什麼事情都願意爭先恐後，捨命地互相幫助着。

王德彪隊長率領的幾位同志，在未跳出地道以前，就遇到了汪氏和蕭燕，她

們倆低聲把情況簡明地報告一番，接着便聽到鬼子亂叫的聲音，知道有了變動，連忙跳出洞口，飛步躍到岡垣三郎身後，把手槍對準着他的背心，叫道：「好小子！別動！動一下咱幹掉你！」

岡垣三郎真地甩了刀，兩手舉起，一聲不響地站着。德彪立即摘下他腰間的手槍；這時，另外三個鬼子，看見人來多了，也就不敢動手，槍和刺刀很順利地被游擊隊員拿了過來！

老大娘這時心神稍定，到前面把大門用根木棍抵上，回到房中，看他們已把鬼子們兩手綁起來。隊員中有個施剛同志，手裏拿了一把雪亮的大刀，站在鬼



子面前，瞪着兩眼瞅着，吓得鬼子們兩腿發軟，不覺跪下叩頭求饒。正在這時，忽聽外面又有了敲門的聲音，大家神經緊張了一下，各自把槍刀緊握在手裏，老大娘出來問道：

「誰在打門哪？」

「娘，是我。」

她聽出是鐵牛的聲音，才放了心。抽開了抵門的粗棍，鐵牛進得門來，關門時，看見門栓斷了就是一楞，因而問道：

「咱家裏出了岔兒了嗎？怎地門栓斷得這樣？」

大娘把頭點了兩下，手往屋裏一指。鐵牛進了臥房，看見鬼子跪在地上，炕上、椅上都坐着自己的弟兄，祇是不見姐姐和嫂子，頓時嚇了一跳，急忙問：

「大嫂和姐姐到那兒去了？」

經他這一提，大家才想起地道裏的汪氏和蕭燕，大娘便去喊了她倆前來，只見她倆頭髮上、衣服上弄的都是泥土。

隊長嚴肅而簡單地告訴鐵牛事實的經過，接着便商討處理的辦法。鐵牛首先

帶着憤怒的神情說：

「這些尋種到處害人，今天落到咱們手裏，還有啥客氣的。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宰掉他們了事！」

鮑剛臉氣得紅紅地，跳了起來叫道：

「對！對！對！蕭家兄弟說的正合咱的意思。來！大家看咱叫這班王八羔子嘗嘗咱大刀的味兒！」說着，舉起大刀就要砍下，德彪把手搖了搖，叫他坐下，然後沈着地慢慢說道：

「你倆所說的這四個小子，依咱意思是把他們帶回山再說，以免在這兒鬧出事連累村裏人遭殃。再說吧，松雲鎮日寇部隊裏少了人，必然要四出搜尋。如果知道是這裏幹的怎肯罷休。所以，咱想請鐵牛全家都搬上山去，住着再說，不知老大娘覺得怎樣？」

「咱倒沒個主見兒，等他爹回來再說吧！」大娘笑嘻嘻地說。

「還是上山的好，在這裏整天悶着，真難過！尤其，顏鄉長天天派人來要糧、要錢，活活地把人逼死，這個氣難道娘還沒有受夠嗎？」汪氏和蕭燕齊聲

說。

「嫂嫂和姐姐說的全對，咱們就一同上山吧！」鐵牛搶着說。

大家沉默了一會，漸漸到了黃昏時分，漢鼎、天民拿着農具趕回家吃晚飯，進門見了這多人，不由得心中亂跳。大家說明來由，並勸他們上山。

天民平日就惱恨鬼子殘暴，現在經他們這一說，自然愉快地同意了！更難得的是漢鼎偕大年紀，還侃侃地說：

「我活着一輩子，受盡了軍閥、漢奸、土豪和鬼子的氣，這個日子真難挨。大家說上山，咱實在高興極啦！只是咱老兩口子年紀大了，不中用了！想起鎮上親戚那兒還存有咱的兩斗小麥，等會兒挑了來，一同帶上山去。」

漢鼎說話時，態度非常激昂、誠懇。游擊隊員們聽到了，都喜出望外。但是，時間已經遲了，天色昏黑，已經是鎮上戒嚴的時候了。怎麼辦呢？經商討結果：漢鼎老夫婦明天早晨把小麥取回以後上山，其餘都在今晚上山。這樣決定後，鐵牛兄嫂姐弟四人當即收拾一下行李，隨了衆人押着鬼子跳下地道去了。大娘隨即把泥蓋兒蓋住洞口，一會兒，忽聽門外又叫喊起來了！

離鐵牛住宅不遠的地方，住着一個壞蛋錢心龍，外號「鬼不纏」。平日專靠欺詐行騙生活，他的父親是個軍閥，活着的時候曾在這村裏買了一些田地房屋，死後，因心龍不務正業漸漸都賣光了。

鬼子月前就佔領了松雲鎮，全鎮和附近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只有這鄉的大惡霸顏國璽和錢心龍不願跑。後來鬼子利用國璽當松雲鄉的鄉長，錢心龍在他面前當差。他倆曾經奉了鬼子的命令，到附近各地招搖行騙，散發「良民證」給逃難的百姓們，哄騙他們，叫他們回鄉。

這天錢心龍在家烤着煤爐子，祇聽隣院叫道：「鬼子打人了！」因此，便悄悄溜到鐵牛家門口，偷偷摸摸向裏張望，看見四個鬼子滿屋亂鑽，心龍怕鬧出事來，吃農民的虧，所以，趕緊跑到鎮上去報告鎮鄉長。於是，他倆一道往大隊部去告密。

大隊長坂野聽了報告後，遲疑了一會兒，便命令杉籐小隊長率領二十多個偵

兵，由國璽、心龍帶路，到了鐵牛家門口。這時游擊隊已經離去，只有漢鼎老夫婦倆在家，開門以後，國璽高聲叫道：

「蕭老漢！你家中來了幾個太君，怎麼不見啦？」

「沒見有太君來！」漢鼎直截了當的回答。

「好個刁猾的老頭兒！咱親眼瞧見四個太君進了你家門，一直沒出來；剛才還看見外面雪地裏印着他們來的皮靴印兒，沒去的印兒；究竟他們在啥地方？快說！快說！」錢心龍狠狠地追問着。



蕭老漢聽了這些話，不覺心頭火起，便大聲喊：

「太君！你們找好啦！」

這時鬼子們已經在各屋搜查了，水缸也被打破了，廚房裏弄得滿地是水。經過這樣一番鬧鬧，鄉長可有了理啦！立刻覆問道：

「蕭老漢！你的兒子、媳婦、閨女都到那兒去了？怎地鋪蓋行李也不見啦？」

漢鼎聽說，心知瞞哄不過，便一面咬牙，一面高聲罵道：

「上山打游擊去啦！比你們這班弄種當漢奸總該好多啦！顏國璽！你這小子也該想想：你是本鄉有名的土豪，平日仗着你家田多勢大，欺壓我們窮人，逼租稅，搶婦女，吊打農民！就連你家餵的那幾條大肥狗咬了人，誰向牠哼一聲也不得了哇！顏國璽，你造的孽還不夠多嗎？近來鬼子佔領了松雲鎮，你不但不知改悔，反轉頭又來殺害咱老百姓，給鬼子當走狗，好個無恥的賴貨！咱恨不能吃你的肉，咬爛你的肝肺！」

大娘這時想起剛才給鬼子打的一巴掌，覺得臉上有些火辣辣地，便也罵道：

「咱老兩口的老命反正是不要啦！你們這班狼心狗肺的東西，總有一天會碰到我們游擊隊，劃開你們的腦袋，打碎頭殼，那時你們就兇不起來啦！」

鄉長把老大娘的話，加油漆醋地解釋一番，鬼子們聽了氣得「嗚哇哇」地亂叫。杉藤小隊長命令把漢鼎夫婦綁在柱上，並叫幾個鬼子去拿了兩桶汽油來，澆在前後房屋的樑柱上和漢鼎夫婦身上，就四處放起火來，燒了一會，上面積雪所溶化的水氣被烤乾了，火勢因而越來越猛。蕭村的一些農民，這時已拿着水桶、臉盆等要來救火，但是，鬼子把機槍架在鐵牛住宅旁邊，漢奸顏國璽高叫：

「不要來救火！倘若你們要救火，太君就要打死你們！」

農民們在遠處聽了，都非常憤慨，有的說：

「蕭老爹娘活活地被燒死了，咱們要替他家報仇呀！」又有說的：「衝上前去，大夥同這班鬼王八羔子拚了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把袖子捲了，衣服撩起來，正要動手幹，却不料人羣中間轉出一位飽經風霜、鬚髮斑白的農民低聲說：

「各位小哥哥們千萬別亂動，亂動了不但沒有好處，反而白白地送了命。所